

385914

48903  
Z G

# 乐路鳞爪

音乐随笔·杂感·论文集

曾 刚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385914

48.903  
Z G

# 乐随笔

音乐随笔·杂感·论文集

曾刚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音乐随笔·杂感·论文集

**乐路鳞爪**

曾刚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6,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

统一书号: 8094·694 定价: 0.68 元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作者建国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所写的一本音乐随笔、杂感、论文集。共选文二十九篇，内容大致分为：针对如何对待民族民间音乐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结合自己学习心得对音乐创作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对群众歌咏活动和创作给予了满腔热情的赞扬和对“四人帮”在音乐领域的流毒进行了严正的批判。文章笔调清丽质朴，逻辑性强，较有说服力，对于当前音乐工作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广大专业音乐工作者具有参考价值，对广大业余音乐爱好者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作用。

## 序

过去虽曾读过曾刚同志写的论文，却不知道他除了评论文字之外，还写了研究性论文和散文随笔，这次读了他寄来的一部分文稿，才对他的写作范围和内容有较多了解。

现在他要把过去写的论文选出一部分，编个集子出版，这无疑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供大家了解过去音乐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议论。而今天有些情况和过去的情况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有更多的人对于这些情况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并且还有不少糊涂观念，大家看看他这些文章，对于分析这些情况也是有帮助的。

曾刚同志这些文章，多半写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离现在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对于当时的问题的分析，现在看来，还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严肃的，论点是鲜明的，正确的。而文字也很朴实，富有启发性，读起来颇有清新之感。

曾刚同志虽然没有对当时音乐生活中的每个重要问题都发表意见，但他所论述的问题都是有过分歧，有争论，值得大家重视的问题。有些创作思想问题，当时存在，今天也仍然有，似乎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以为他这本论文随笔，今天仍有其出版的价值，仍然可以供大家参考，当然今天应该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这本论文随笔对爱好音乐的青年是一本有益的读物，对于专业音乐工作者也是本有参考价值的书。可能他的某些论点会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因此而引起讨论、批评和更深入的研究，我想作者一定会感到高兴，他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和广大读者交换意见的，如果没有任何反应，作者也一定会感到寂寞，如果竟引起了批评、讨论和研究，出版的目的是达到了。这样，对于推动音乐工作向前发展也是有益的。

毛黛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日 北京

## 目 录

- 序 ..... 吕 驥 ( 1 )
- 历史的回答 ..... ( 1 )
- 更好地继承我国民族音乐的优良传统 ..... ( 3 )
- 迷胡音乐浅说 ..... ( 14 )
- 发掘遗产, 向民间歌剧学习 ..... ( 69 )
- 从迷胡音乐的传统性, 看戏曲音乐改革工作中的保守思想 ..... ( 75 )
- 学习中国音乐史, 发扬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优良传统 ..... ( 87 )
- 板胡演奏艺术的新发展 ..... ( 90 )
- 漫话“匠”与“家”..... ( 96 )
- 采风拾零 ..... ( 100 )
- 开展理论研究工作, 繁荣音乐创作 ..... ( 106 )
- 感情散论 ..... ( 111 )
- 大小长短 ..... ( 122 )
- 批判黄色歌曲中的几个有关问题 ..... ( 127 )
- 怎样认识黄色歌曲 ..... ( 133 )
- 让革命的歌声到处飞扬 ..... ( 139 )

战鼓催春 .....	(141)
一支新秧歌的播种队 .....	(147)
生命献给了音乐的作曲家 .....	(152)
给幼儿们多写些好歌曲吧 .....	(158)
高快硬响 .....	(161)
红与白 .....	(163)
血写的音乐 .....	(166)
时代的音诗 .....	(168)
一幅画的纪念 .....	(172)
从多思说开去 .....	(176)
新春话乐 .....	(179)
轻音乐刍议 .....	(181)
后记 .....	(185)



# 历史的回答

——为中国音协西安分会新生而作

历史老人走来了，从遥远的地方。

他扶着手杖，满面春风，在古城西安东南上空巡游、俯视：

祝贺你，我的孩子们，抖擞精神，在新长征的路上奔跑！

祝贺你，我的孩子们，胜利付出了昂贵代价，血的教训，决不可轻易忘掉！

我取出小月历片。啊，今天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坐在胜利饭店的会议大厅，出席中国音协西安分会恢复的大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从代表们的眼神中，我看见了历史老人的形象，听见了历史老人的声音：是那样的敬爱、慈祥、庄重而又威严啊！

于是，我的思绪飞回到逝去的十五年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打倒阎王殿，砸烂裴多菲俱乐部！”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西安市北药王洞福音里三号门前，蜂涌着一大堆人群。在喧闹声、口号声的伴奏下，一把鬼火，立刻把“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的牌子化为灰烬！人们

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

一个伟大的民族，被一小撮政治骗子、野心家任情浩劫。“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的天空乌云密布，恶浪翻滚；牛棚林立，揪斗成风；真理被禁锢，自由被绞杀；人的尊严，备受摧残，横遭践踏！这究竟是为什么？亿万人民在痛苦中迷惘、思考，在灾难中探索、觉醒。历史老人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的精英遇罗克、史云峰、张志新……一个个据理答辩、奋起抗争，然而，却都在血泊中倒下！

历史老人痛心地观察、注视着这一切，对他的儿女们（人民）说：“镇静吧！不要惊恐，相信我，孩子们，让丑类们表演去吧，当年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后来又怎么样呢？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寒冬逝去，春天就要到来。一九七六年十月，历史老人发怒了。他终于伸出了铁拳，作出了庄严的判决：捉拿孽种，交人民公审！

山欢水笑：生产的春天到来了，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此刻，我坐着，坐着，仿佛又看到历史老人的身影，听到历史老人的呼唤：为了将来，必须记住过去；为了后代，不应忘记教训。尊敬的历史老人，请你放心，我们决不辜负你的嘱咐，在新长征的路上，一定抖擞精神，加倍努力，沿着你的脚步，勇敢、勇敢地朝前走去。

一九八〇年九月 西安

## 更好地继承我国民族音乐的 优良传统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专家的人所臆造出来的。

——列宁：《论青年团的任务》

除过资产阶级现代派先生们杜撰的那些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货色，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凭空创造的音乐。

任何新事物总是脱胎于旧事物，虽然它不是旧事物的简单再现。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音乐艺术，也不能离开历史而孤立存在，它必然同前代的音乐存在着传承关系。凡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一个能离开传统而生活、创作；最善于创造的艺术家的，总是受惠于前人最多的人。这可以说是规律。从巴赫到贝多芬，从格林卡到柴可夫斯基，谁不如此，谁能逃脱得了这条规律！

社会主义音乐，更不是从天而降或随心臆造出来的了。社会主义音乐是从人民生活的土壤中诞生出来，是从民族音乐传统的哺育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苏联音乐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国音乐的成长也莫不如是。我国革命音乐的先驱——聂耳和星海同志一生所走的道路，也雄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的优秀作品，可以说，无一不是人民生活的强烈

反映，也无一不是继承了民族音乐传统的最好榜样。

如同其他姊妹艺术一样，音乐也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要使用好这个武器，更好地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就不能忘掉人民群众的音乐欣赏趣味，就不能离开为历代人民所创造、为历史长河所溶汇的民族音乐传统。

传统是不可轻视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艺术上讲，传统艺术，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其生动优美的、为群众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可以低估的。人民热爱传统艺术的感情非常深厚。传统艺术的生命力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泯灭。因此，对于传统艺术中一切优秀的遗产，必须很好地学习，

“作为我们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我国民族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正确地学习和继承其优秀传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是我们创作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等问题的同时，也明确而深刻地解决了文艺与传统的关系，为革命文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许多革命的音乐工作者，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立即深入民间，开始了大量的、有组织的采集、学习和研究民间

音乐的工作。革命音乐的创作或演出面貌，从而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新的作品愈来愈多，愈来愈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白毛女》以及其他许多风格新颖、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这个时期我们深入民间，向传统音乐学习的重要成果。从此，我国革命音乐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更加坚定，道路更加广阔了。

二十年来，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关怀和教导，我们对于民族音乐传统的学习愈来愈向前发展：资料多了，研究也有所增长；作品也愈来愈多样，愈来愈民族化；歌曲创作如此，民歌改编如此，其他各种形式的声乐和器乐作品，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民族风格。同旧中国相比，我国音乐事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质量的提高也非常显著。这一切，除过别的因素，都和我们正确处理文艺和传统的关系紧密相关。

这是否说，我们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就已经做得十全十美、完好无缺了呢？不是的。

众所周知，我国的民族音乐，不仅风格独特，其内容丰富之程度更为世界上所罕有：我们有历史悠久的古代音乐，数以百计的各种戏曲和说唱音乐，至于民歌，更是浩如烟海，无以数计。对于这些，实在说，我们学得有限。我们更多地停留在民歌的学习方面（就是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从学习方法上讲，纸面上学得多，实际生活里学得少；音调上学得多，表现方法上学得少。因而就不能不妨碍我们对民间音乐作活的，准确而深刻的理解。

我们对传统音乐的认识，也还存在着片面性。今天，全

盘否定传统的人大概是没有了，而提到传统，往往首先就想到它“落后”的人大约还存在着；认为凡传统都是尽善尽美的人大概也没有了，然而从实践上看，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的人大约也没有完全绝迹。这就影响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不能获得彻底而正确的解决。

无视于这些情况的存在，就会使我们故步自封，保守自满。因此，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传统音乐作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学习，仍将是我们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抒情的民歌，典雅的古乐，清新的民俗乐，善于叙事和长于戏剧表现的说唱和戏曲音乐等等，都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如果说，艺术欣赏和创作上的个人偏爱是可以被允许的话，学习传统时的厚此薄彼，却对我们未必有益。民歌固然很好，却代替不了别的品种；反过来也是一样。学得多就眼界宽，学得多就便于比较和选择，因而才能用得精，用得好。这道理是显然的。

传统音乐中有许多如同珠宝一样的珍品，但有时往往不能从乐谱上直接露出来，甚至还蒙了灰尘，遮蔽着我们。这就需要我们特别谨慎，需要我们深入体会和精心钻研，然后去芜存精，使之发放光芒。优秀的民间音乐作品，都是反映生活的结晶。因此，当我们注意到它们动听的旋律的同时，还必须留心它表现了什么样的生活情趣和思想内容，以及如何表现的方法。否则，便会舍本求末，甚至可能陷入形式主义泥坑。要了解传统音乐中所表现的人民感情，人民精神生活的风貌，就得到生活中去学习。离开了人民生活的背景，就很难真正领会它们的精髓。比如说，如果你不了解陕北人民过去的的生活，你就不会真正理解《兰花花》这首民

歌；如果你不了解革命后的陕北人民生活，你也就不能认识革命民歌的真正价值。把学习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做法，无补于创作的真正提高。

对传统音调（这里主要是指语言）的学习，为大家极为关注。民族音乐语言之使用，使我们的许多作品逐渐富有民族特点。音乐语言之于创作，有着特殊的功能；作品之能否真正达到民族化，语言将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绝不是说，节奏、曲式、和声、伴奏等因素就完全不起作用。仅仅依靠语言，并不能解决创作上的全部问题。因此，如果认为向传统音乐学习仅只是解决语言问题，就显得非常不够了。

我国音乐除过同生活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传统外，还具有另外一个特点，即音乐的强烈的抒情性。这里所指的抒情性，就不只包括了语言，还体现着别的因素，别的表现方法。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民族（特别是汉民族）具有的内含的心理气质，反映在传统音乐上，我以为，就是艺术的含蓄、朴素和典雅。

我们听古曲《春江花月夜》，就能感到这样的美，就能将我们带入中国式的诗情画意的优美境界。象这样的乐曲，就不是只有独特的语言；那种平易的节奏、严谨的曲式、巧妙的构思以及乐器配合的和谐等等表现方法，难道不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吗？我们听琵琶曲《十面埋伏》，就不能不为其表现方法之高明而惊喜！这里并未采用大调音阶的和弦式的进行，更无军鼓相助，却对战争气氛作了生动而独特的描写；其艺术感染力之深，难道仅只是依靠语言所完成的吗？

并不全象有些人说的那样，认为传统音乐只有旋律，没有和声；只有齐奏，没有伴奏。应当承认，我国传统音乐基本上是单线条的；但朴素的——或者说原始的吧——和声关系并非完全没有。比如：笙吹的曲调，就有简单的和声，一些传统乐曲里存在的支声复调关系，也常能见到。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全是简单的四五度关系，有何必要去学；建立在音响学基础上的欧洲和声体系，既丰富又科学，拿来不就行了吗？对于欧洲的和声，我们当然要拿来，要学习；但这只是借鉴，硬搬甚至代替是不行的，因为音乐不是物理学。无视于民族的听觉习惯是危险的。至于伴奏形式，虽比不上外国音乐，却不至于完全没有。说唱和戏曲音乐中就明显的存在着。“大鼓”的三弦，晋剧的二股弦所奏的曲调就和唱腔不一样，陕西的民间戏曲迷胡音乐中，也有着独特的伴奏形式——和迷胡基本音调密不可分的、分解和弦式的伴奏音型，有着非常清晰和朴素的美。注意这些形式，并对之进行认真的学习，定会使我们受益。

必须培养我们热爱传统的感情；不热爱传统，就不会很好地向传统学习。对传统音乐中的某些简单或粗糙现象，毋须害怕。我们要看到，在简单或粗糙的后面，往往也就含有进步的因素——和人民审美力相通的东西；我们固不应敝帚自珍，但弃之若敝屣的态度，就更加有害了。同时还应看到，丰富和提高传统音乐的表现力，正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和创造的图画”，斯大林表述的这个辩证思想，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继承传统，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传统是历史的产物。如前所述，我们绝不能割断历史，割断艺术传统，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继承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传统艺术中具有许多积极进步的因素，但也含有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不认识这一点，也仍然是片面的。继承传统，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我们创建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是的，我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传统。批判与继承，是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辩证统一体：不继承就无法批判，不批判也就不能很好的继承。我们实践中产生的某些缺点，也多半同对这一问题的片面理解有关。

民间音乐中一些消极和庸俗的部分，不是受了地主阶级或小市民的影响，就是被他们直接篡改，因而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族传统。有的同志，由于不认识这一点，就错以为凡民间音乐都是出自劳动人民之手，都表现了他们的思想。这是不对的。象《打牙牌》《割韭菜》之类庸俗不堪的民歌就不用说了，就是《夫妻逗趣》（陕北民歌）这样的东西，也实在值得研究。我们并不反对民歌中的风趣，但应把真正的风趣同低级趣味区别开来。《夫妻逗趣》中的趣味，我看就相当低。有人对这种东西之欣赏甚或追求，不能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

我们的某些作品，予听众以旧的印象，也不无道理。当然，这里所谓的“旧”，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作者就把糟粕拿来应市；但是，对传统音调的无选择、少分析的态度，也无论如何是不应当的。